

紅旗飄飄叢書

古塔的神話 及其他

謝雪暉 著





古塔的神話及其他

謝雪畴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四月）

古塔的神話及其他

謝雪嘯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地方國營安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5 1/8印張 96,000字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沈陽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價(6) 0.4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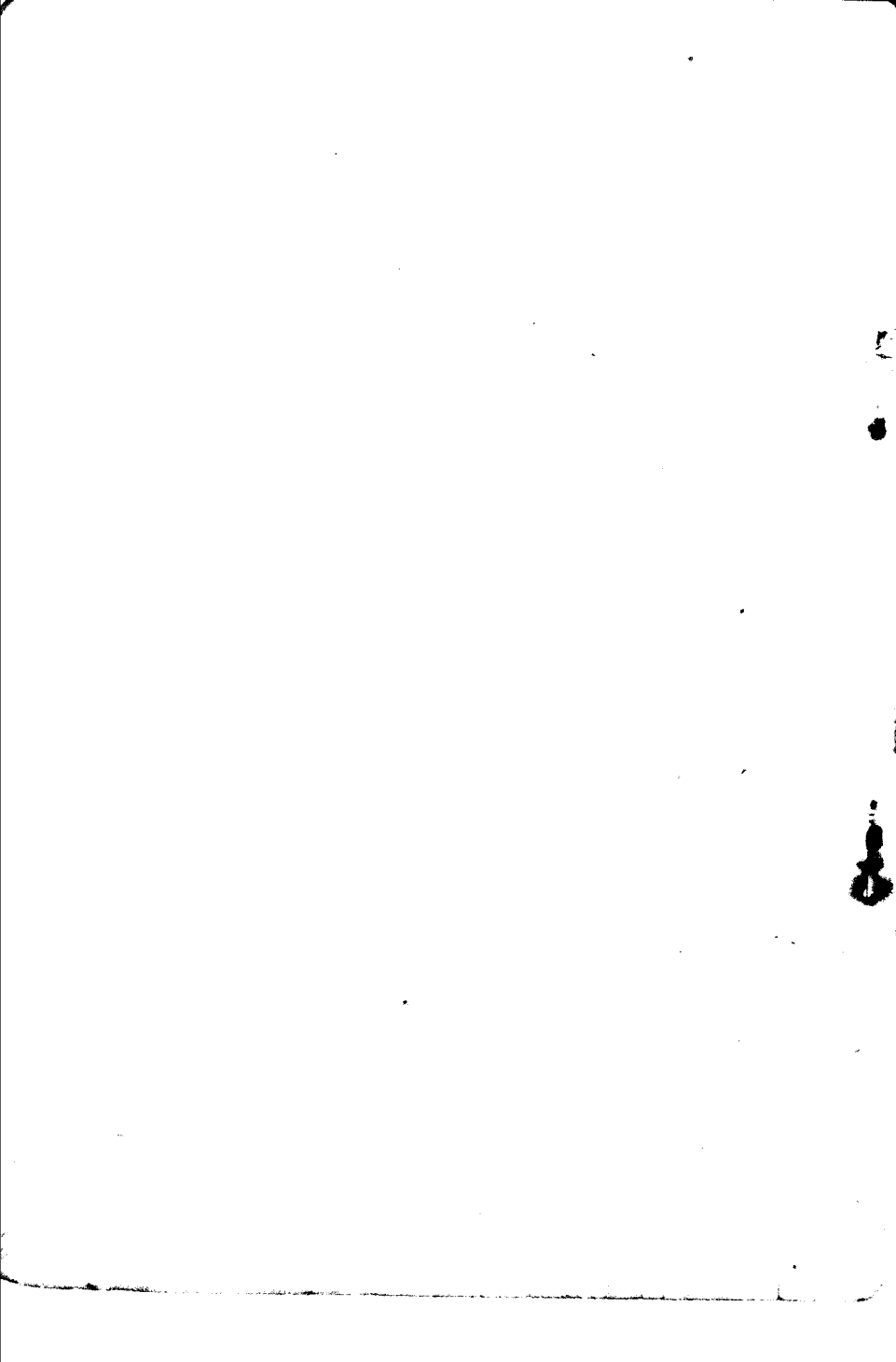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包括四篇富有革命激情的短篇小说和回忆录。“古塔的神话”一文，写的是我华中与晋察冀的人民解放军保卫漣水城英勇战斗的故事。“兗州城下”一文，写的是我华东野战军兵团攻克军事重镇兗州的故事。“旗手倒下，红旗前进”，写的是前新四军第四师师长殷紹礼同志光辉的一生。“白云深处有人家”这篇文章，叙述的是我们老根据地的一个老红军伤员在深山里坚持的经历。因为作者长期在战争生活里磨炼，作品里所描写的那些主人公不是作者最亲密的战友就是他最熟悉的同志，写时笔尖又带有无比的革命激情和炽热的情感，因此读了这本作品以后，读者不仅好象亲历其境一样，跟着作品重温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作者那股纯真的热情，也自然而然地传达给我们。

封面設計：沈云瑞

目 次

古塔的神話	3
兗州城下	48
旗手倒下,紅旗前进	84
白云深处有人家	108



古塔的神話

“华中与晋察冀人民解放軍，同于 24 日在澧水与平汉北段获捷，……对人民爱国自卫战争作了新的贡献，大大鼓舞了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也是給予南京和平攻势掩盖下的蒋介石新的军事进攻一个直接的有力答复。”

——解放日报社論：南北兩捷

在粟司令的胸中

夜里，一团人穿过茭菱鎮街心，直奔北走。

深秋了，夜靜天凉，碧空澄彻。在清幽幽的月光下，原野上浮漾着一层透明的寒霧。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陣淡淡的郁悶，襲上心来。

自从兩淮（淮阴、淮安）失守以来，部队就經常在这条路上拉来拉去，象仪表上的指針，老在一个固定的幅度里摆动。这幅度的兩极，是兩座城鎮：在北面，是漣阳城，在南面，就是益林鎮。

一个星期前，也是这样一个月月滿天的夜晚，我們从六塘河北岸悄悄出动，沿着这条道路南下，到了益林鎮附近，隱蔽

集結着。現在，突然又往北調。這該是第幾趟來回了呢？

在這秋高氣爽的季节里，戰爭的風雲，却象那夏天的云彩，變幻不止。

出菱菱鎮不遠，隊伍走進了一片雜草叢生的沙灘。這一帶，在地图上稱做淤黃河，蘇北人都叫它老黃河。想當年，這荒灘上正是黃水奔流、波濤滾滾的去處；現在，河水被擠到北面狹窄的河槽里了，留下來一大片沙灘。只有北岸高聳陡峭的河堤，還隱約顯示出它當年雄偉的氣概。

河上有一座浮橋。

隊伍一走到橋邊，團長李士懷忽然從隊列里出來，命令偵察隊留下。他向偵察隊長交代任務：

“一等隊伍過完，你就把橋拆掉。”

月光下，偵察隊長望着河上那人影叢叢的浮橋發楞。好好的一座橋，為什麼要拆毀？

“把橋拆完，你們就到菱菱鎮東邊那座橋去，把它看守好。等到縱隊部來了，交給他們。”

縱隊司令部今晚是要進駐菱菱鎮的。

自從兩淮失守後，大軍經常在這帶出進。為了適應軍事行動的需要，在這老黃河上，搭起了三座浮橋。這是盡靠西邊的一座。往東去，還有兩座。一座離菱菱鎮東邊不遠，就是團長要偵察隊去看守的那座。另外一座在東邊更遠的地方。

團長到底沒說明要拆掉這橋的因由，就走了。

隊伍過了老黃河，往西一拐，早望見漣水城里那古塔的尖頂，高聳在朦朧的月色中。

進得漣水城，隊伍駐下來。

第二天中午，團長李士懷坐在粟裕司令員的面前。

司令員住在蘇北一家農民的茅屋里。

團長和粟司令這樣面對面地坐在一起談話，還是第一次。他的心情不免有點緊張。對於這個蘇中七戰七捷的輝煌勝利的直接組織者和指揮者，他感到有點驚異，神秘。他想盡情地瞧瞧司令員的音容笑貌、舉止言談，卻又有點胆怯。不過，粟司令那一身簡朴的衣着、沉靜謙和的面容，毫不矜持的談吐……總之，那由外表和內心融合成的一種平易近人的風度，如同一陣清風，很快就把他心上的拘謹和不安吹散了。

同所有高級司令機關一樣，司令員屋里的牆壁上，挂着又寬又高的白色帷幕。司令員把帷幕輕輕拉開；從帷幕下顯露出來的，是整個蘇北魯南的軍事地圖。他招呼團長站到地圖前面，對團長說：

“兩淮失守後，華中形勢變得很嚴重了。”

對於這個嚴酷的現實情況，整個蘇北軍民，都完全意識到了。不過，司令員在說到這點時，既沒有閃躲、隱諱它，也沒有驚詫、嘆息或激動，他只是用沉靜而平穩的聲調說着，正象那在大風大浪中航行的老水手，兩只眼睛盡望住遙遠的前方，對於扑到面前來的驚濤駭浪，卻不動聲色。

司令員繼續平靜徐緩地往下說：

“敵人正在準備發動一個新的攻勢。看來，時間不會太久了。大約，就在最近……”

“这个新攻势，可能选在几个不同的方向。”司令員深深吸了口气，干咳了一声，一双烏黑深邃、光芒刺人的眼睛，在团長身上扫了一下，又迅速轉移到地图上。兩只輕抱在下腹上的手，分开来，把那只因負伤殘廢了的左手，搁在軍衣口袋上方，右手高举起来，指点着額角前面的地图，說：

“他可能从北面来进攻我們。第一步，夺取漣阳城，然后，一直往东，把徐州和海州打通，把苏北和魯南切断。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行动。……”

停了一会，他的眼光从地图上方移到了地图下方，那只手也揮落到了地图的东南方向。

“也可能从南面来搞我們。由淮(安)宝(应)和兴化兩路出兵，进攻盐城，占領盐阜区，把苏中完全巩固起来；一步一步，把我們往北挤，把我們挤出华中去。”

多少天来，团長心里梗塞着的那个謎，就在司令員这手臂一上一下的揮动中，豁然解开来了。怪道呢，最近时期，部队忽而被拉到六塘河北、漣阳以南一帶，忽而又隱密轉移到盐城以东、益林鎮附近，原来都为了这个。

他来不及去联想那关于战争在实地上冲杀以前，就先在司令部里怎样进行着的等等問題，粟司令的話，早又把他帶到了一个新的战場，一个直接涉及他本身的問題上了。

“最近得到消息，敌人准备进攻漣水城。”司令員用手背在地图上輕輕敲击了一下，就收回来，仍旧輕抱住他的左手。

“这是很可能的。可能性很大。”司令員退回到桌子跟前，把身体深埋到坐椅里，半閉起眼睛，沉吟地說。他的整个身

心，好象又飞到縝密的思考和判断的海洋中去了。

“当然，这也还要看下一步情况的发展。不过，为了做到预先有所准备，为了争——取——主——动，决定派你这个团，防守漣水。”

司令員在自己平稳徐緩的声調中，把爭取主动四个字，稍稍加重了一些語气。在团長听来，这一句的份量就特別重；这句话，在他心上扎下的根，也就特別深。

司令員的眼睛，突然大睜开来，探索而又关切地望住团長的臉。

“自然罗，一个团要想守住一座漣水城，是有困难的。敌人不来便罢，要来的話，起碼有三个旅以上的兵力。而且，七十四师一定会来。最近，蔣介石想把这师人調回南京去，張灵甫爭着要留在苏北参战。他对蔣介石說，要‘結束苏北战局’再回南京。这家伙，在淮阴战斗中討了点便宜，就弄得昏头昏腦了。”司令員禁不住冷笑了一陣，才把話題拉回漣水城的防务上来。

“你这一团人，先在这里守起来。工事是原来就有的，你們加修一下，把不合你們用的，改造一下。你們縱队部帶着那三个团，暂时控制在菱菱鎮附近。一旦有事，接应你是很方便的。”說到这里，忽然停住，好象在檢查自己剛才說过的每一句話。过了一会，才又补充一句：“把过多的兵力陷在陣地上，削弱了机动兵力，是不利的。”

司令員在談話中，很少从軍事理論上来論証自己的决定。他只是对客观情况进行冷靜的分析，并且用十分簡洁的語言，

說出由嚴謹的判斷得來的結論。每一個結論性的意見，都令人覺得：在那種情勢下，只能是这样，必然是这样，不能不是这样。

桌上攤開了一張五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他們開始談論起漣水城的防禦部署來。

在地圖上，老黃河象一條青色的長蛇，蜿蜒在漣水城的正南面，斜斜地往東流去。在這青蛇的北面，一條藍色的窄窄的河流，彎彎曲曲，經過漣水城的西面，繞到城的東北角，象條乍然驚起的海蜈蚣；這就是鹽河。這鹽河和老黃河在城的正西面，靠得最近，那里有個集鎮，名叫帶河鎮。

粟司令問團長：“你看，敵人要來進攻漣水城，他的主攻方向該選在哪里？”

團長窘笑了一下，搖搖頭，不回答。說實在話，對於這個問題，他還沒有仔細想過呢。平時，部隊經過這座縣城時，他也曾跟周圍的同志們談論過這類問題，可是，從來沒有真正對地圖或實地作過深刻的鑽研；再說，就算心里有過這樣那樣的一些想法吧，這會，在大首長跟前，也不敢信口說出來的。

粟司令見他不說，也就不再追問。倒是團長兩只眼睛緊盯住司令員的臉，他急切想听听司令員的意見。

司令員並沒有直截地肯定哪里會是敵人的主攻方向，他只是從各个方面來分析它的可能性，每一個方向給敵軍和我軍帶來的利害得失，然後歸結到具體的防禦部署上來。

他首先分析了敵人從城西北大關鎮方向來進攻的可能性。他指出，要是敵人從這裡來進攻，那就對我們最有利。因

为，敌人的侧背必然要完全暴露出来，便于我军机动部队出击。

“从这个方向来？怕不可能。”团长冲口说出自己的看法，马上他就觉得有点冒失了。司令员严厉地盯了他一眼，他神情有点惶乱起来。只听得司令员说：“你得小心咯！七十四师作战，是很大胆的哟！越是你放心的地方，他就越爱鑽的。淮阴战斗的教训，你可别忘记了！”

团长满脸涨得通红。提起淮阴战斗，他的心象挨锥子扎了一下。在淮阴战斗中，七十四师就正是在我军阵地中央——看来最坚固的处所，用小部队夜间偷袭，把阵地突破的。

司令员把视线移到了带河镇。

在团长眼中，这带河镇是个最理想的防守阵地。——它的南北两侧，由盐河和老黄河屏障住了，敌军不容易搞迂迴侧击的；它的正面狭窄处，不足两华里，只要把阵地筑在这里，那就象一只坚硬的塞子堵在瓶口上一样严实了。敌军要想从这样深固闭琐的阵地上突进来，那是难上加难的。他衷心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司令员却老大的不高兴这个地方，甚至有点发愁了。

“他还可能把主攻方向选在这里。这就麻烦了！”在司令员的语气中，第一次透露出深沉的忧虑。他特别提醒团长注意加强这里的防务。他说：这带河镇，南北两面都是河，最不利于我军机动部队出击。要是敌人把主攻方向选在这里，那就得把出击部队绕到西边王营方向，从敌军的背后打过来，才能消灭敌人。那样一来，战役时间就要拖长，正面防守的部队

就很艰苦。他囑咐团長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放在这里，要構築最坚固的工事，并且，不止一綫，还要有二綫、三綫……。

除了帶河方向以外，城南門也是一个可能的进攻方向。这里，虽然有条老黄河阻隔着，但是，他警告团長，敌人有大炮、有现代化的工兵，完全可以过来的。

“不过，要是他真从这里来的話，那也好。”司令員神采奕奕，站起来了：“他要是把主力放在这个河套套里，那，我們就可以从茭菱以东渡河，大举出击了！……对啦，正想問你：这浮桥，是不是拆了？”

“頂靠西边的这座，已經拆了，往东去，还留了兩座。”

“好。对。將來茭菱鎮东边那座，也要拆掉，只留下頂东边那一座就行啦。这件事，由我通知你們縱队部。”

在回团部的路上，团長心里一直在回味着这次不平常的会見。栗司令那紧凑而略显清癯的身影、炯炯刺人的眼光、时时紧閉着的嘴唇、輕抱在下腹前的双手、沉靜而平稳的声調……这一切，都以异常的亲切和溫暖，在心上再現出来。这一切，構成了一副英俊謙和、深含不露、平易近人的鮮明形象。看，这个身材瘦削的中年人，該有一顆多么精明細致的头腦！他的視野多么广闊，他的意志又多么坚定啊！他面对着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敵軍，在充滿风险的战争的海洋中，他的心情，却是那样从容鎮定。在战略上，他明明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但在他的每一个作战方案中，都总在寻求进攻的机会，处处都使自己站在主动位置，要用进攻去打垮敌人的进攻。他的每一个作战方案，都因为这种勃勃的进攻精神，而变得光彩射

灼，令人鼓舞。而这种雄心勃勃的进攻方案，又都建筑在对敌情、地形、……作了严谨的客观的分析上面。

11月19日，就是团长会见栗司令后的第五天，两淮敌军大举出动了。锋芒指向涟水城。

敌人兵分三路，对涟水城实行了正面的包围。一路逼近城西北大关，一路直取带河镇，一路把涟水城南老黄河河堤全部占领。

城东南的茭菱镇一带，也掀起了激战。

酝酿了一个多月的大战，到底揭开了。

当天傍晚，有三个穿便衣的人来到团部，要求会见团政治委员殷绍礼。

这三个人中，两个是地方公安局的，一个是野战军政治部的干部。他们把一封密信递给团政委。团政委把信看完，跟三个人低声交谈了一会，就命令传团部便衣侦察班：跑步来！

二十分钟后，这三个人带领便衣侦察班走出团部，消失在夜色中。

团长问政委：“什么事？”政委把嘴巴贴到团长耳朵边说：“抓人、抓特务。”团长惊得急问：“在哪里？”政委说：“就是城里天主教堂那个牧师。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团长吐了吐舌头，说：“我的妈，怎么到这时候才发现？”政委说：“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他的材料，好几次想动手的，都被栗司令止住了，不让抓，叫留着。”团长把嘴巴一撇，说：“什么金宝贝，要留着。不怕把我们的军事秘密泄漏了！”政委说：“可不是吗？今天中午，这家伙还发出了一份电报呢！”团长问：“怎知道？”政

委說：“野司無線电台偵察出來的。”團長急得往桌上一捶，叫喝起來：“糟糕，我們的軍事秘密……敵人知道城里只有一個團，明天他就會拚命來攻的。”

但是，團長沒有料到：正在這個時候，從菱菱方向，又有一團人在夜色的掩護下，急速地開進漣水城來。

團長更沒有料到：正是淮陰敵軍司令部因為得到漣水城特務的情報，而放心大膽地展開攻擊時，他們對情況的判斷就陷進了完全的錯誤中。他們對特務供給的情報，相信得越深，他們對自己的錯誤，也就越加不容易發覺。而且，正是在這種最緊要的時候，他們身上最重要的器官——眼睛，突然被搗瞎了！

南門渡口

老黃河高大平整的河堤，橫亘在漣水城南四五百公尺處。河堤被深深地掘開，修築了一條曲曲折折的戰壕。實際上，這里，也僅僅是在這里，才是城南面唯一的防禦障地。這都為河堤的地勢高過了城牆，要是失去了河堤，城牆就不好防守了。團長李士懷決定把障地築在河堤上。

河堤中央，有一處寬敞的缺口。大路從城南門伸展出來，通過這缺口，隱沒到河水中。這就是南門渡口。它是全城唯一的渡口。

團長李士懷指派第一營防守在這一帶。這一營人，散布在足足四華里長的戰壕里。從敵人逼近河南岸的那一刻起，營長就三番五次向團長提出：要求縮短防綫，要求增加兵

力……。的确，这一营人的防线是太长了。团长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在团长面前，也正摊开了一本难念的经呢！在近十华里宽的正面上，敌人的重兵紧逼着他；他呢，手里总共只有一个连的机动兵力。而且，敌人的主攻方向还没有暴露出来。

天煞黑时，团长李士怀来到了南门渡口。他站在河堤上，环顾了一下周围情势，朝战壕里低唤了一声：“谁在这里指挥？”

从战壕那头，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影：“我在这里。”

李士怀一看见这人，就满心欢喜。他查问了一下阵地上火力兵力布置的情形，那人比手划脚说了一番。李士怀忽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打仗咯，你可不要吊儿郎当啦！”那人头一扭，嘴里连连喷了几声，回答说：“你就老凭印象看人！我邢献良，玩归玩，笑归笑，干归干，这是一贯的优良传统！”李士怀说：“你邢献良只要能讲到做到，我就完全放心了。”邢献良呕起气来，对团长说：“好，好，我是个光说漂亮话的人！那你就等着瞧吧……。”

这人就是第二连第三排排长。在团里，他是有名的“调皮捣蛋的老祖宗”。只为他在家时，是个小放牛仔，是在整天跟别人吵嘴骂架中长大的，参加革命后，干的又是司号员、通讯员，这样一些被人称做“自由兵”的工作，养成了个粗犷散漫的性格。他心眼灵活，口舌伶俐。平日专爱挑剔领导上的小毛病。不论好事坏事，一经他嘴，就都成了俏皮话。人们说他是个“怪话筒子”。就为这些，连队干部多有讨厌他的，挨批评、挨斗争的事也不止一次了。他倒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就凭